



王勇英 成长小说系列

刀金
王勇英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新世纪出版社

王勇英

儿童文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
鲁迅文学院第六届全国儿童文学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

广西作协儿童创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

广西南宁市第二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学家称号

中国西部儿童文学小说创作部副主任

南宁市作协副主席

广西作协第七，第八届签约作家

南宁市作协第二届，第四届签约作家

已经出版了的小说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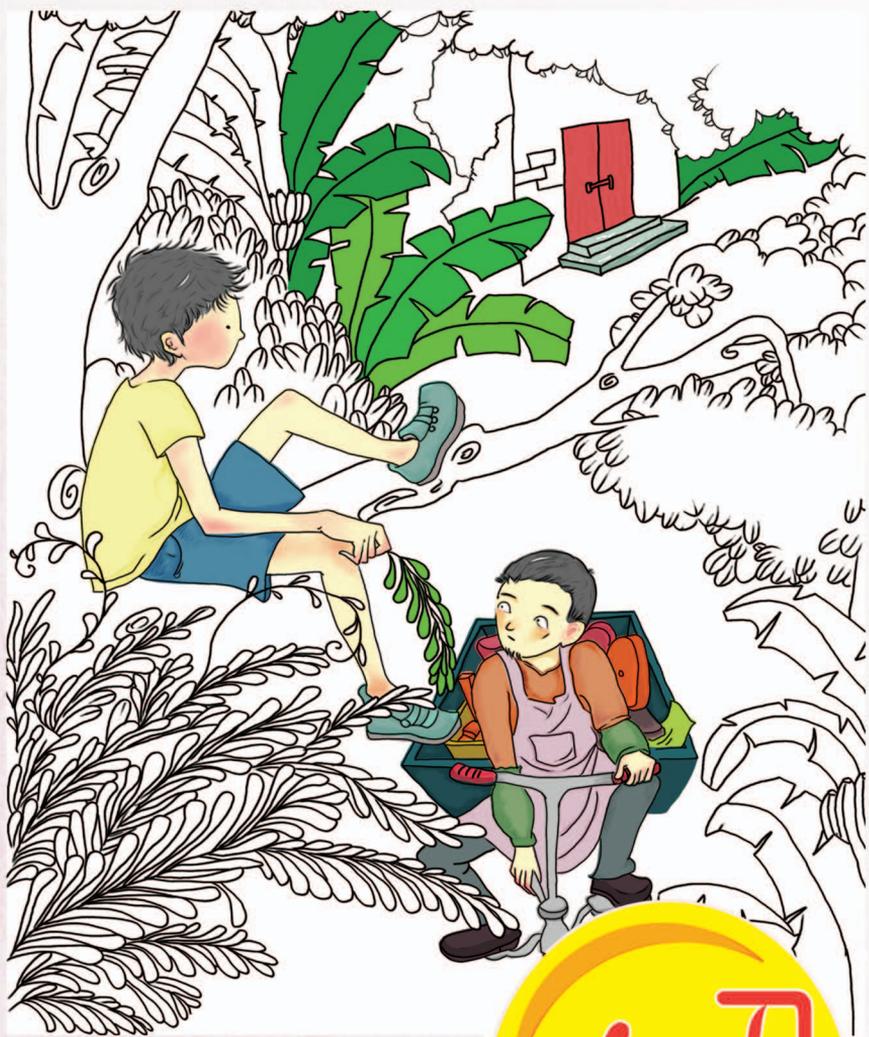
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等六十多部小说

作品曾获

2011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

全国儿童文学第四届中篇小说擂台赛铜奖

广西最高政府奖第六届铜鼓奖



王勇英 成长小说系列

刀
金
王勇英 著

· 广州 ·

广东省出版集团
新世纪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刀/王勇英著. —广州: 新世纪出版社, 2012. 6

(王勇英成长小说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05 - 5287 - 9

I. ①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4610 号

出版人: 孙泽军

责任编辑: 翁容 李粒子

封面设计: 瑞凌工作室

责任技编: 王建慧

金刀

Jin Dao

出版发行: **新世纪出版社**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32

印 张: 5.75

字 数: 150 千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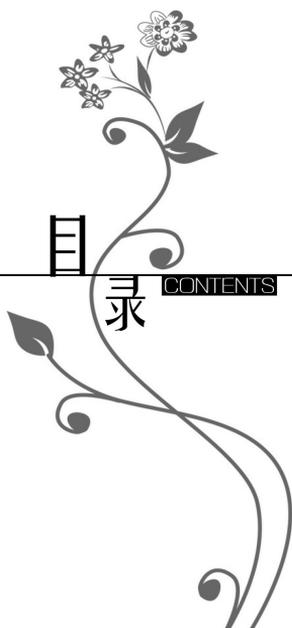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 - 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: 020 - 83792970



我在广西博白一个叫大车的小山村出生、成长。小的时候，总是剃着光头打着赤脚，带着狗和村娃们成群结队在乡村里奔跑。我把带着泥土味道和山花草木味道的童年故事写在小说里，分享给所有喜欢阅读的人。



金刀 / 1
凤凰花开时 / 62
花名 / 79
是我,不是你 / 96
亚蛇的大鹅朋友 / 109
描花 / 128
生灯老头的书 / 148
五巴见到木鬼子 / 166



金 刀^①

金刀在高高的树上，像果子一样挂着。

没有什么思想，漠然看着树下那片旧街区。密密麻麻的房屋或高或低乱七八糟挤一堆儿，蜘蛛网般的电线、晾衣线或其他许多线把这片窄小的天空紧紧地绑住、网罗、分割。女人的裙子、男人的裤子、孩子的尿片，各种花里胡哨的毛毯、布巾，旗帜般飘荡在风中，从线头这端滑到那端，呼呼声响作于耳。眼花缭乱的小铺杂乱无章地摊摆在肠子街上，人声嘈杂，臭气冲天。

越过一排楼房，那是另一片天地。高楼林立，大街繁华。那里是天堂。而这里是隐藏在都市角落的地狱：

① 获《儿童文学》第三届中篇小说擂台赛铜奖。



潮湿，肮脏，流动人员像老鼠一样乱窜，清一色穷人。是打架斗殴、吸毒抢劫、黄色网吧、录影厅、书摊、情色行业的美丽伊甸园。

金刀家就在这里。

他的衣服飘在青瓦片中间隔出的一小块天棚上，红色的T恤挡住了狭小的木梯口。从那里钻下去，一伸脚就能踩到他的被铺。小小的阁楼，直不起腰，躺下来脚可以搁在窗台上，稍一用力就能伸到外面触到墙头草或青苔，有时候会有小鸟或别的飞虫落在脚板上使劲啄他的脚趾甲、脚皮。再往下是一间大厅，用木板分隔成里外两间，外间是铺面，里间是卧室、厨房、洗手间的组合。

金刀直直腰，换个更舒服的姿势抱着树干趴着。

他的目光迅速从他熟悉的屋顶掠过，投向更远处的那所用红砖围起来的校园。操场和楼道上满是学生，风声捎来隐约可听的嘻嚷声。课间，美妙而短暂的玩耍时间。

金刀无数次逃学出来，就像现在这样爬在高高的树上，把自己当成一片树叶或一只果子，远远地、沉默地这么看着。

他并不讨厌读书，只是厌恶、仇视学校和学校里的

人。在那里他得不到友情、关爱、理解、快乐和温暖。反而饱受嘲讥、排斥、白眼和欺凌……

“修剪子哎——补铁锅喔——修鞋子哇——磨菜刀哟——”悠长的吆喝声从风中传来，清爽而响亮，像在铁片中敲出来的音质，极富金属感。

一个皮肤粗黑的男人骑着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，载满各种各样的修补工具，像坦克一样从树下的那条坑洼泥路开过。

车速明显放慢了，吆喝声停下来，男人习惯地抬头往树上仰望了一会。然后继续前进。吆喝声重又响起：“修剪子哎——补铁锅喔——修鞋子哇——磨菜刀哟——”

金刀冷漠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垃圾和泥灰飞舞的小巷口……

“修剪子哎——补铁锅喔——修鞋子哇——磨菜刀哟——”

吆喝声渐渐在风中淡去。

那个人是金刀的爸爸。

金刀对他同样充满厌恶。他觉得，他在外面所受到的一切轻视和嘲笑全都拜这个爸爸所赐。是他的行为，给金刀的生活和成长带来无穷尽的屈辱和阴影。



鱼塘旁边种满枝叶肥大的芭蕉树。一幢老式的石楼孤独地隐匿在那。

金刀很小的时候常和刘豆、小龙王、苏花、蓝明明这些孩子到芭蕉林里摘芭蕉，躲在石楼下不让大人们发现，偷着吃。

他们对这幢石楼非常好奇。石楼的大门和窗永远都是紧闭着的，但里面住有人。他们见过楼顶的烟囱冒烟，还见过窗口边的窗帘被风吹开过一半，一个黑色的影子幽灵般一闪而过，隐没。每个黄昏，某间屋子的窗口就透出淡淡的灯火。而且，墙壁和窗台上留着黑色的斑痕，像是被火烧焦过。

“什么人住在里面呢？”苏花好奇地问他们。

金刀很想回答她，但他只能沉默。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。

“我很快就会知道的……”吹牛是刘豆的风格。

不久之后，刘豆还真有了答案。石楼里面住着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妖精。她是被火烧了妖气以后禁锢在石楼里的。小孩子一定不要进楼里去，老妖精还有能力吞下一个或十个小孩。那是刘豆的奶奶说的，她亲眼见过那场大火。

他们都相信这是真的。

别的孩子再也不敢靠近石楼。金刀却很想亲眼看到刘豆奶奶说的那个老妖精。

“石楼那里住着一个被火烧过的老妖精，是真的吗？”

有一天，金刀忍不住问爸爸。他想，爸爸是大人，还到处收破烂、修理东西，肯定会知道一些。

啪。爸爸给了他一嘴巴。

金刀捂住火辣辣的半边脸，吃惊地看着爸爸的脸在变成猪肝色。

后来，每次只要金刀问及有关老妖精的事，爸爸的情绪都很坏。这反而更激起金刀想了解石楼秘密的好奇心。

金刀经常在石楼周围徘徊，默默地凝望着黑迹斑驳的石墙和石墙上的杂草。火烧痕迹更让他确信很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大火是真的。

每个月的某一天黄昏，会有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太婆提一篮子米、菜和油盐到石楼来。她戴一顶低低的帽子故意挡住脸，穿着灰黑色的衣服，还把衣领子竖起来挡住下巴。她用最快的速度从腰头摘下锁匙开门闪进去，两扇木门无声地关闭。不久之后，一楼左边的那间屋子就亮起灯，烟囱冒出白色的炊烟，空气中散发出米饭和



菜的香味。之后，她就会空着手出来，腿脚特别快，有点像逃。好几次金刀和她迎面相逢，看到她帽子下的脸像冰一样冷，两片薄刀子似的嘴唇用力紧闭，目光极不友善。

犹豫了很多很多次，金刀才鼓起勇气挡在她的面前，问她：“石楼里住着的是一个被火烧过的老妖精吗？你给她送吃的？”

老太婆像被电击中，瞬间僵硬，空气中连呼吸的声音都在顷刻间静止。一秒钟之后，一个尖利的声音打破了沉寂：“滚远点，你这条野狗。你这个灾祸东西，全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……”

金刀撒腿狂奔，野猴般敏捷地爬到高高的树上，心还狂跳不已。那张扭曲的脸像魔鬼那样可怕，鸡爪手指在空中乱舞，看起来可以把他撕成碎片。

老太婆从树下走过，咒骂声在风中像刀片划过，全是一些让金刀无法理解的词语：“是你害的……你把她毁了……你这个祸星……”

金刀不敢确定是不是骂他。那老婆子一定是疯了。他和石楼里的老妖精能有什么关系呢？她被火烧的时候，他还没出生呢……噢，已经出生了。可那时还小。

慢慢的，金刀对石楼里的老妖精不感兴趣了。他找到了新的好玩的东西。他们居住的老街旁边建了很多高楼，修建了好几条大街。他和刘豆他们放学之后翻过高高的墙到那边去玩。那会儿，街道刚刚修好，车子还不多，楼房里住的人也还不多，即使是白天也显得冷清。他们在平滑的水泥地板上玩足球，然后嚼着廉价的糖果挨着大楼走着瞅着，大声地叫嚷，然后静下来听回音。贫穷的童年，只要有一点点新奇的东西都会觉得无比幸福。

但是，金刀的幸福感在十岁的那年秋天的某个中午被彻底打碎！

那天，金刀和刘豆、小龙王还有很多男生在芭蕉树不远处的泥洼地里摸鱼。头天晚上下了场大雨，水涨鱼塘，鱼儿游在周边的田沟和泥洼里。很多人都来抓鱼。鱼塘的主人在高坡上撕着大嗓门喊：“各位兄弟，抓到的鱼请还给我，我按每斤三毛钱给你们……”

很多孩子都想来摸点零花钱。

刘豆发现水沟里有一大堆鱼，大伙儿兴奋得眼睛发绿。少说也有好几十斤，可以挣到十多块钱了。

刘豆不经意地提起一件事，昨晚，有人大声喊叫，听那叫声是从石楼里传出来的，听起来很痛苦。妖精的



叫声很可怕，像猫叫又像老虎吼，的确很吓人。昨晚很多人都听到了，包括金刀。

金刀侧过脸朝冷落了一些年月的石楼望去。他想起，昨晚爸爸半夜出门去了，直到天亮才带着一身雨水和满面愁容回家。

芭蕉树中的泥路上，金刀的爸爸骑着三轮车飞快地朝石楼而去。他把车子停在门外，熟练地从腰头摘下锁匙开了门，很快就消失在神秘的门内。金刀以为是他看花眼了，但是，那辆他再熟悉不过的三轮车却提醒他，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金刀和所有人吃惊。

那个干瘦的老太婆拿块被子铺在三轮车里，金刀的爸爸抱着一个用毛毯包着的人从屋里出来，轻轻地放在三轮车上让老太婆坐上去扶着。然后，金刀的爸爸匆忙地跳上车载了她们急促地离开。

所有人都直起身排在路边，吃惊地看着他们。

老太婆这次没有戴帽子，头发凌乱飘飞着，像青蛙一样睁着大大的眼睛鼓着腮帮。左脚穿皮鞋，右脚却趿着一只拖鞋。风吹过，毛毯滑落一角，传说已久的可怕妖精终于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脸部被火烧得变形，五官移位，头皮被烧成肉疙瘩，稀少的头发像杂草一样零

散地点缀在肉疙瘩中。两只眼睛里闪烁着两点清亮的光，不安而恐惧。

所有人都默默无声。

金刀死死盯着爸爸的眼睛慢慢蒙上了眼泪，而爸爸的眼神却漠然地从他的脸上扫过，只看着前面的路。就在刹那间，金刀觉得他和爸爸就好像是一对陌生人。

车子渐远之后，大家的意识解冻，嚷叫声铺天盖地般响起：“老妖精——火烧的老妖精——”

“金刀的爸爸和老妖精在一起！”

“金刀的爸爸刚才抱着老妖精了……”

“那金刀的爸爸也是妖精啰——”

……

金刀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。

“闭嘴——”金刀冲上去对所有嘲笑他的人挥起拳头。他还太小，轻易地就被块头比他大的人放倒在水沟里。他再次爬起来冲向他们，然后又被扔进水沟……

他成了一条泥鱼。他坐在水浆中怒视着他们，暗暗下决心，等他长大了，一定要把今天嘲笑过他的人一个个打倒在地。

金刀在一片哄笑中转身悄悄离去时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大滴的泪水滴落在地面的芭蕉叶上。“答答……”清脆而



动听的声音在孤独地唱吟。

他听到幸福破碎的声音。

爸爸挨着街道到左邻右舍家去，低声下气地求别人借钱。石楼的那个人晚上吞了一块刀片，从胃里取出刀片得花很多钱。他们客客气气地对爸爸满脸堆笑，说了很多好听的话，然后就是诉苦，埋怨生活不好、日子难过等等。最后，爸爸只借到一堆散钱，好满一袋，算算才三百多，远远不够医药费。还得继续借。

东街头有个叫老虎二的，靠开黑网吧和卖盗版碟赚了不少钱，还做过六合彩二庄家，把这片街区人的钱全都收集到他的口袋里，被抓进去过好几次，出来后，他还是有钱人。现在和人合伙在新街区经营一间酒吧和一间饭店，听说赚了不少钱。另外，人们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可能同时还在做着某种见不得光的非法生意，要不，那么有钱的人，为什么还老钻回这片破烂的老街来？很多时候还有些神秘人躲躲闪闪地跟着出入。这里的人看不起他，说他钱财收入道路不正。金刀觉得爸爸是个靠自己手艺挣钱的人，每一毛每一分都是干净的血汗钱，可是，爸爸现在还得求他去。为了跟他借到一千块钱，闷声不响地蹲在他家门口默默地帮他擦完一大堆鞋子，

修好他扔在角落里的一辆本田，还帮他三间旧屋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然后就远远陪在牌桌外，等待叼根烟高声嬉笑着和几个妖气男女玩牌的老虎二。老虎二打完牌之后，拍拍屁股，出门上车，准备去某个酒吧喝酒狂欢。爸爸缩着腰跟在他身后，像小狗期盼人施舍根骨头一样。

“噢——”老虎二系上安全带后，看到站在车前的爸爸，伸头出来好奇地问他，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有钱人就是健忘呀！人家为他做了一整天的重活粗活只是想跟他借一千块钱，他明明也说过等等的，可转眼他就不记得了。

“我想跟你借一千块钱。”爸爸虽然在刹那间感到自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，但他还是强力忍着，只要忍忍就好，他已经看到了希望。

老虎二上下打量他：“借你一千块钱，你还得起吗？”他的目光落在街头另一端的金刀身上：“不会要等到你儿子将来长大了，收到破烂卖了再一毛一毛地攒几十年才还给我孙子吧。”

车内响起一片狂乱的嘲笑声。

爸爸歪歪嘴无声地苦笑起来。

“好吧。看在小时候我拉屎你帮我擦过屁股的份上，就借你这一千块钱，但我没有耐心等我孙子将来去向你